



火旺自從老伴兒死後，只有個二十來歲的兒子阿發，家裏沒有個女人真不方便，洗衣，燒飯等瑣雜工作，由男人做實在十分驚扭。因此火旺東拼西湊地借了一筆錢，替阿發娶了一個媳婦兒。

新娘子叫金枝，十八歲，長得很不錯，阿發十分喜愛，可是金枝却嫌他家生活太苦。原來金枝是一個木匠的女兒，在娘家只幫著母親做些簡單的家事，如今嫁到農家做主婦，除了燒洗之外，還得餵豬，養雞鴨，農忙時還得下田幫忙耕作，所以十分不願意。回娘家時總是向母親訴苦。

她的父母是明理的人，都勸她說：「人生來是要工作的，阿發是個誠實而又勤勉的孩子，將來總有好日子過。你要好好地幫助他，共同創造家庭未來的幸福。」

這些話金枝全不愛聽，因為以前相面的說過，她將來一定會嫁個有錢有地位的人，過著非常優裕的生活。但現在嫁到農家，那會有好日子過呀？

阿發父子自從金枝過門之後，爲了要還因結婚而借來的債，今年又多種了一些田地，又種植西瓜。父子倆爲了未來的日子，都勤勉地工作着。

次年，金枝生了個孩子，肥胖可愛。火旺父子都十分歡喜，只有金枝不喜歡孩子來得這麼早。尤其討厭孩子常常夜哭，吵得她不能好好的安睡，又要照顧孩子，又要料理家事，增加了她不少的煩苦。

一天，金枝從娘家回來，在路上遇見了早年在國校同學的阿花。阿花打扮得就像都市的小姐似的，穿著很華麗，很時髦。談起來才知道她在台北做事，以她有錢。阿花誇說台北是怎樣的繁華，怎樣的好，而且賺錢也容易。金枝聽了心裏十分羨慕，希望阿花替她介紹「頭路」，阿花滿口答應。她就向阿花要了台北的住址，然後分手回家。

自從這天起，金枝滿心憧憬著都市裡令人羨慕的生活，她知道這要讓阿發知道，絕對不許可的。她又不能放棄改變命運的幻想，好幾次想潛自離家北上，但難免有許多顧慮，而且也怕孩子沒有人管，她一直在猶豫著。

夏日炎炎，正是收割稻子的时候，火旺父子看著金黃色的稻穗沉甸甸地垂著頭，不由得臉上充滿了由辛苦得來收穫的喜悅。父子倆邊割稻，邊談著今年農作物的豐收，西瓜也長得又圓又大，充滿了高興。

金枝這天也在田裏割稻，她對於父子倆的談話充耳不聞，只是在幻想著自己的空中樓閣。忽然一陣汽笛聲，一列火車就像烏龍似的搖擺著向北駛去。轉

眼間火車看不見了，只留下縷縷黑烟，飄揚空際。這時，她的心思似已隨著火車北去，充滿了幻想中的燙髮、旗袍、高跟鞋、手提包、香水……也隨著那縷縷黑烟在空際飄呀，飄呀的。

阿發正起勁地割著稻子，抬頭看見金枝呆呆地望著遠空出神，便問道：「你累了麼？」問了幾聲，金枝才驚醒似的，只「嗯」了一聲，沒答話。

阿發便安慰她說：「我們只要再辛苦一兩年，以後就有好日子過了。今年收成好，阿爸準備明年擴建新屋子，我還想買一部分期付款的電視機，好讓你閒時收看解悶，我想好日子不會很遠了。」

但這些話在金枝心裏仍然起不了作用，她羨慕的是阿花那種都市的生活，她始終覺得農村的生活是困苦的，單調的，無味的。

阿發雖然愛金枝，但年少夫妻有時難免拌嘴。有一晚，爲了一點孩子的小事，阿發責她太不關心孩子。阿發喝了一點酒，說話聲音難免大了些，金枝便十分不高興，就趁機想離開家。等到更深夜靜，趁著阿發父子睡熟之際，她就悄悄地開了後門出去。家裡一條小黑狗，懷疑的看著女主人。朝著火車站方面的路上走去金枝的身影，漸漸地在黑暗中消失了。

阿發次早睡醒，還以為金枝先起來燒飯，到處找不到她，後門却虛掩著，不由怪叫起來，把火旺也驚醒了。

父子倆又驚又惱，起初還以為金枝偷回娘家，阿發到岳家去問，才知根本没回去。她的父母也很焦急，答應協同尋找，並叫阿發把孩子接到岳家來代爲撫養，一面登報尋人。

可是，一個月，兩個月……都過去了，却一直音息杳然。

二

金枝到了台北後，照著地址去尋阿花。出來開門的是一個肥胖太太，朝金枝身上打量了一下，說聲「搬走了」便要關門。金枝這一吃驚，非同小可，趕忙問：「她搬到那裏去？什麼時候搬走的？」回答的是一聲不耐煩的「不知道！」竟自把門關了。

金枝十分懊惱地站在門口，一時沒了主意，徘徊街頭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後來偶然看見一家百貨店門口，貼著一張招請女店員的招紙，她就進去應徵，還算幸運，老板看見她人樣倒很清秀，就答應了。

她每天應付著許多顧客，有些年輕的顧客，時常到店裏來調笑，吃豆腐。其中有個姓葉的舉止潤粹，肯花錢，又會甜言蜜語，說他家裏多麼有錢，自己

當什麼主任之類，月薪六七千元，願意介紹金枝當公司的女職員。金枝竟因此被誘騙失身，而介紹工作的事却一直不提。不久金枝懷孕了，肚子一天天大起來，這時姓葉的却溜之大吉，避不見面了。

金枝急得像熱鍋上馬蟻似的，最後逼得只好找密醫打胎，這事情被警察偵知，竟把他們送到法院提起公訴。結果以墮胎罪處刑八個月。她悲戚戚地被送入監房，想不通自己墮胎又不妨害別人，爲什麼判了她的罪，不免傷心大哭。在獄中，連一個來探望她的人也沒有，牢飯粗劣，簡直吃不下去。過了些時，她漸漸把自己賺來的錢用光了。還好，她認識了一位中年的女犯，大家都叫她阿英嫂。阿英嫂十分同情她的遭遇，常把家裡送來的食物分給她，並接濟她的零用，因此她在獄中才不至太過受苦。

不久阿英嫂刑滿出獄，臨別，金枝流了不少眼淚。阿英嫂安慰她，答應以後常來看她，還告訴她日後出獄可以去找她。她在台北認識的人多，有辦法的。金枝十分感激，認爲她真是世上少有的好人。

八個月刑期終於滿了，金枝離開了牢獄，回頭望著那高高的獄牆，她傷心地掉下傷心的眼淚。自己原也是好人家的女兒，想不來到台北竟在此中度過囚犯的生活，還有什麼臉面見家裡人？

她到台北去找阿英嫂，心想她一定是個很有辦法的人。阿英嫂十分歡迎她，答應給她介紹理想的「頭路」，叫她暫時住在她家裡。

有一晚，她吃過了晚飯，感到頭有點昏，就先自睡去。但次早醒後，却發覺身邊睡個肥胖的中年漢子，兩個人都脫得光光的。金枝不禁叫了起來，想找阿英嫂去理論，那中年人醒來抓住她，笑嘻嘻地安慰她。她對厭極了！也恨極了！氣極了！趕着把衣服穿好，大哭大鬧的，指着阿英嫂罵她不該害人。

阿英嫂却冷冷地說：「是你自己來的呀！我那有許多閒飯來養你？這又不是大不下的事，現在的你跟昨晚的你有什麼兩樣。你又沒少了什麼，還賺了一筆錢，有什麼不好？」說着，把一捲鈔票塞在金枝手裡。

金枝感到拿這個錢是莫大的侮辱，但不拿又怎麼樣？到底身體已被玷辱了。這時才知道一向認爲世上難得的好人，原來却是最可恨最卑鄙的壞女人。

阿英嫂看出她已經軟下去的樣子，便又說：「說實話，我是爲了你著想的，想想看，你又不是什麼大學畢業的，憑什麼想來台北賺大錢？你的本錢就只有你的身體。況且這種事，神不知鬼不覺。賺多了錢，將來回去，誰管你錢是怎樣來的呀？沒有錢、窮苦，什麼人都看不起你；有了錢，也就有好的生活享受，人家也就看得起你。你要現實一點，想通一點。」

阿英嫂的一番話，金枝雖不以爲然，但好像也有點道理。想來想去，都怪自己貪慕虛榮，現在半也坐過，身體也被污辱了，染黑了的水不能再清，好吧，總不成就這樣回去，至少也得有相當代價呀。

從此，她過着不可告人的生活，這時她只知道拚命的賺錢，再也不顧什麼廉恥了。

兩年之後，她的確積蓄了一些錢了。這時他和一個客人發生了真正愛情。

那人叫阿雄，長得很帥，據說他父親開了一家大工廠，他是獨子，只要他父親一死，家產就全是他的了。他說他是真心愛她，兩個人山盟海誓，打得大熱。他又說：他是個有志氣的人，不用他父親的錢，要自己出來闖天下，他自己也賺了十來萬，現在與人合資辦塑膠工廠。

話雖如此，但有時手頭不便，金枝反而時常拿錢給他濟急。因爲她認爲他的也就是他的；而他的一切財產，將來也都是她的啊！

他們當然也談到婚嫁問題，阿雄總說要好好的鋪張一番，不能馬虎，所以一再揆延著。這時的阿英嫂早已忘了自己的身分，忘了阿發和她的孩子，她心裡就只有一個多情多義的阿雄。

不久，金枝肚子又大了，這回她再也不敢墮胎，她逼着阿雄趕快結婚。阿雄滿口答應，却藉故推延，後來索性推說大肚子的新娘會讓人家笑話，不如先暫時同居，以後再補行婚禮。事到臨頭，金枝也只好如此了。

他們租了一間小房子秘密同居，但生活費用却一直用金枝的錢來維持。阿雄總說工廠添購機器設備，一時手頭吃緊，不但不拿錢養家，甚至還時常向金枝要錢。他的一切謊言，金枝竟均深信不疑。

不久，金枝分娩了一個小女兒，在她分娩前後，阿雄沒拿半文錢回來，而且還不斷的向金枝要錢，這使金枝不能不表示懷疑了。但只要她一拒絕，或者少給一點，他就要發脾氣，有時甚至幾天不回來。金枝爲了討好他，只好一次又一次委屈自己，滿足他無止境的要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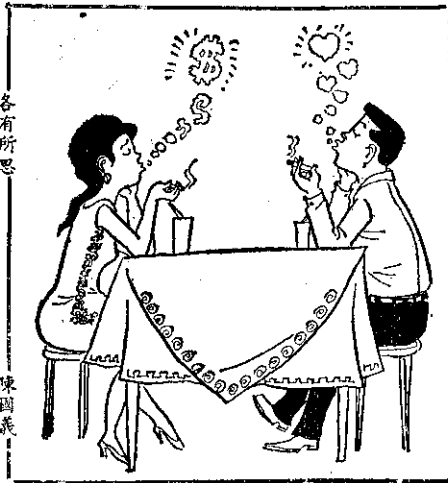
最使金枝感到失望的，阿雄對小女兒毫無父愛的表現，連抱也不抱。有一次，阿雄又回家向金枝要錢，金枝再不能緘默了，說道：「我那有許多錢？家裡房租、水電、吃的、穿的，你到現在還沒拿回半文錢過，還一次又一次的要錢用！」

阿雄冷笑了一聲，「哼，我不是沒有錢的，只不過一時周轉不靈，用你幾個臭錢，就有這許多廢話！」

這「臭錢」兩字，像一把尖刀刺入金枝的



用你幾個臭錢，就有這許多廢話！



各有所思

陳國英

胸膛，她臉色轉青，正要問他，恰巧小女兒哭吵着，阿雄不耐煩地罵着：「哭什麼？小雞種！」

這句話給金枝的刺激，可說比「臭錢」兩字還令人難忍！她吼着說：「阿雄，你要拿出良心說話，你做父親的罵女兒雞種，難道她不是你生的？」

「不是我那能知道？我才不做糊塗人！哼！你不給我錢，有人還只怕我不肯用她的錢哩！」阿雄說着，竟自出門走了。

金枝只感到一陣天旋地轉似的，胸口在發痛，只有「哇」的一聲，捶胸頓足，嚎啕大哭起來。

過了兩天，阿雄又回到家裏來，這次他却變得非常溫和講理，他對金枝千道萬道對不住的，說他那天的話，都是氣頭上亂說的話，希望她原諒。又說他並非不爭氣，實在因為投資廠裏欠錢，周轉不靈。最近又因為和人合股做走私生意，只要一轉手就可以淨賺五萬餘元。不料貨被某方面扣留，需要萬把元活動費才可沒事，希望她念兩年多的情誼，支持他這一次，賺了錢就拿來作結婚費用。

一番話說得金枝把這幾天的怨氣全消，而且願意把自己僅有三千元積蓄，全部都拿出來給他做活動費用。

三

阿雄走後幾天，小女孩忽然生病，日夜發高燒，到一家醫院裏看病，醫師說是腦炎，因為沒錢住院，注射了一針帶點藥就回家裡來。金枝日夜希望阿雄快點回家，但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了，却一無消息，這使她不由焦急起來。她相信阿雄不至無良心，這是她全部的積蓄，血淚的代價，如果沒有了，那她也不能活了。

又過了三、四天，阿雄仍無消息，小女兒病越來越重，進醫藥費都成了問題，她日夜看護小女兒，心裏又急著那筆錢，結果自己也病倒了。

金枝眼巴巴地渴望着阿雄回家。她自己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病，但是累壞了，也急壞了！家裏沒有錢，房東一直

在催房租，水電費也催着繳，金枝央求房東寬限幾天交房租，但電費欠交，電線被剪斷了，到了夜裏，屋裏漆黑一片，小女兒奄奄一息，母女倆處在黑暗中，也沒有半個人來看她。她想到了在鄉下的親娘，不由嗚咽哭泣，終夜以淚洗面。

次早醒來，覺得懷裏的小女兒有點異樣，一看，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死了，不由抱著屍身悲聲慟哭，驚動了女房東前來問訊，看到這種慘慘場面，也不由為之鼻酸。便勸慰著說：「哭也無益，趕快通知你先生回來吧！」

「那死鬼把我所有的錢都騙走了，說拿去做生意周轉，一星期就回來，誰想如今五個多星期了，一點信息沒有！祇怪我自己瞎了眼迷了心，才給他騙得這樣慘！」金枝嗚咽著說。

「你在台北難道一個親人也沒有，這小女孩子也够可憐，總得趕快把她收埋才行啊！」房東說。

金枝一想，只好拜託房東替她去找她在台北唯一認識的阿英嫂借點錢，明知這錢不好借的，這無異是又跳進火坑，但現在也顧不得了。

下午，阿英嫂果然來了，還帶來一個消息。據傳阿雄因熱戀一咖啡館女郎叫做阿花的，和別的茶客爭風吃醋，結果雙方動刀子，阿雄被刺傷要害，送醫院途中就斷了氣。

金枝聽了，只兩眼發直，不哭，也不流淚，呆了一會兒，忽然一聲狂叫：「啊，錢！錢！我的錢呢？」一面狂號著，一面像瘋了般向門外奔了出去。

小豬育肥、貧血、下痢、肺炎，特效藥

日本進口

補血王針

- ★防止由貧血引起的發育不良，而且迅速增加體重30~50%。
- ★防止哺乳期間之下痢與肺炎，改進體質而增加抵抗力。

飼養禽畜必備

贈 博濟禽畜藥品手冊 5版

- ★內容充實，圖文並茂，32開，120頁
- ★活毒編、藥品編、養雞編、養豬編
- ★附二元郵票郵資，即寄

世界最新家畜藥品600種

專營進出口

各種家畜藥品、疫苗血清、飼料添加劑、儀器器具、雞



總代理

博濟貿易有限公司
博濟家畜大藥房
台北市民族路35號
電話 511360 • 511019